

上海文艺评论
专项基金

特约刊登

■早闻狄声

《乘风破浪》的总决赛之夜,似乎总有惊人之语。这一次,那英的一句“成了团没什么用”走红网络,风头甚至胜过了最终成团的名单。

很多人下意识忽略了,那英说这话时,颇有点脱口秀欲扬先抑的味道。她先是聊起自己当年力求成团的心境,随后话锋一转,自我调侃地道出了“虽然成了团,也没什么用”。等成功激起现场的笑声,她又立刻接上一句有关友谊与个人力量的金句,掌声雷动。

这份忽略,恰恰说明,那英调侃的,正是大众真实的观感。如果说第一季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登场时,人们还对所谓“姐团”充满想象;三季节目过后,越来越多人开始意识到,“成团”似乎只是一种综艺概念。诚然,它可以激励着姐姐们过五关斩六将,一次次在

成团还是一个好概念吗

淘汰面前哭红了眼睛;但它并不会真正为演艺圈带来一个整齐作战的限定女团,更不要提有团体专辑、演唱会等等后续的活动。

这当然不是《乘风破浪》一档节目的困境。在偶像选秀当红的年代,多个从选秀节目诞生的限定团体已经用各自的经历证明,比起做团综、出专辑、开演唱会,成员们各谋前程才是常态。人气高的继续往高走,人气平平的尽可能挽留节目红利,所有人都难以避免地“成团即巅峰”“成团即解散”的走向。因此,比起初出茅庐的偶像们,业已成名的“哥哥”“姐姐”重新组团征战演艺圈,也更加像是一个理想的概念。

掌握了这种规律,成团与否真的重要吗?被重新看见,被进一步认可,找回自己的市场和商业价值,才

是参加此类节目的哥哥姐姐们更加迫切要抓住的。以《乘风破浪》第三季为例,成团的十人固然各有各的风采,但遗憾止步的吴谨言、提前淘汰的刘恋,何尝不是在观众心目中赚足了口碑?再看姐姐们的社交平台,新代言、新活动甚至新节目早就纷至沓来。

从这个角度上说,身为局中人的艺人们,也早早掌握了游戏规则。正如隔壁《披荆斩棘的哥哥》,与其费力争夺“成团”名额,不如哥哥们放松地释放自身魅力玩在一起。而走过三季的《乘风破浪》,则见证了一代代30+女艺人愈发自如、松弛的模样——倒不是说她们不再实力拼搏,而是她们越来越懂得,不必为了“成团”挤压个性,不必再有微妙的暗流涌动。纯粹的彼此欣赏,个性的自然绽放,一样能赢得

市场的瞩目,每个人都是一朵独一无二的花。

当然,“成团”停留在综艺概念,多少还是会有遗憾的吧?让成名多年的艺人彼此磨合、成团合作,曾是一个多么让人好奇又新鲜的尝试。对真情实感地追了一季又一季的观众而言,没能见证更多美好的女团舞台,依然会有一种痴心错付的伤感。就好比曾经放言“不想成团”又亲自宣布了首个“姐团”解散的宁静,在第三季收官时也有了一段似真似假的遗憾告白,她提醒舞台上的姐姐们,就算有“不想成团”的念头,也别在舞台上说出来,“毕竟,时不再来”。

李原狄

媒体人

■花言峭语

接连看了几部印度电影,都是去年和今年上线的,2021年的《杰伊·比姆》《白虎》《较量2》,2022年的《宿敌》和《一个星期四》。尽管我也知道,能够通过口碑和算法的重重关卡,能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片子,已经是优中选优了,未必能代表全部的印度电影,但还是被这几个片子震到了。

《杰伊·比姆》,讲述一位有正义感的律师,为一个被诬陷的低种姓人士打官司的故事;《较量2》,就是《误杀瞒天记》的续集,曾经被柯汶利翻拍成《误杀》;《白虎》则是根据阿拉文德·阿迪加的同名小说改编的,小说曾经获得2008年布克奖,讲述一个穷人在意识到自己始终在被操控被利用之后,觉醒且奋起,成为自己命运主人的故事;而《一个星期四》,讲述的是一个幼儿教师绑架了一群孩子之后的故事。这些故事,对社会现状有精准的描述,也对社会弊端和社会阴暗面有精准打击。人物性格都很饱满立体,故事的设计也都别出心裁,虽然借鉴好莱坞的故事模式,却没有被好莱坞模式牵着鼻子走,有自己文化的根基,民族文化

的身份不是悬空的。

这些电影,都走的是商业化电影的路数,但在生活场景等等地方,却又有细腻的描述。比如《杰伊·比姆》,开篇的半个小时,非常耐心而细致地描绘了印度低种姓族群的日常生活,他们的居所,他们的工作,他们日常生活的细节,他们的情感,他们面临的处境,他们和周围人的关系。电影开场,是主人公一家在田野里捕田鼠的场景,他们找到田鼠洞穴,堵住几个出口,不停地往里吹烟雾,直到把田鼠熏出来,在这个过程中,他们互相调侃,也打情骂俏。完成任务之后,一行人排成一列,有说有笑地走回家去。这些场景有浓郁的生活气息,既不同于我们想象中的愁云惨雾,也并没有绝望到难以喘息,甚至有一点明媚,既解释了他们为什么会安于这种命运(当然也有休憩和欢愉的时刻),为此后他们的遭遇做好了铺垫。

这几部电影里,最让我意外的是《宿敌》,它所讲述的故事,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,更没想到,它会被当下的印度人讲出来。它讲述故事的方式,也

看了几部印度电影

是我没有想到的,整个电影,是一部“罗生门”,但它不动声色到了,让我觉得这是两部电影的步。

一位年轻美丽的大学女教授的尸体被发现,人们习惯性地以为,这是一桩性侵和谋杀案,她的学生和社会上的进步人士,开始奔走和呼吁,最终酿成一场席卷全国的舆论风潮。最后,凶犯到案了,并被负责这桩案件的警官,在没有经过审判的情况下处死,这位警官瞬间成了国民心目中的英雄。这是整部电影前半段的故事,而后半段则负责推翻这个故事。凶犯的律师,在法庭上,为凶犯辩护,并且一步步揭示出案件的真相,最终让我们看到,精英阶层是如何制造事件,策划事件,并引导大规模舆论,让局势走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的。在这个过程中,女教授的死亡成了筹码,年轻人的热情和愤怒则成了工具。

它用了一个相当冒险的方式,相当奇特的结构,来讲述一个故事。这种方式的冒险之处在于,你不知道观众的耐心底线在哪里,很可能,在观众已经失去耐心的时候,故事还没有迎来转折,而且,后半段的故事,分明是在

指责普通人、冒犯普通人,在批评他们的盲从、冲动,和容易被利用。同样,做电影的人,也不知道这种冒犯的底线在哪里,尺度有多宽。但从最后呈现的结果来看,《宿敌》的节奏掌握得非常好,说明它洞悉了观众的心理结构和心理走向。

当然,这几部电影,最让我震动,也最让我喜欢的地方,不在于它们的叙事艺术,也不在于它们的电影技术,这些技术,其实早都被挖掘得很透彻了。它们让我觉得有话可说的地方在于,它们所表现出的社会参与度,以及想要改变社会的决心。

我们是看着印度电影长大的一代人,从当年的《流浪者》《迪斯科舞星》,到1990年代末的印度歌舞片热潮,我们断断续续地,参与和围观了这个过程。也非常高兴,能在不再年轻的时候,重新被它们吸引,并且找到人类进步的可能,和审视自身的迹象。

韩松落

作家

■钱眼识人

立秋之后,虽然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酷热,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不过是安可,夏日终曲已经在不知觉中奏响,这个况味非凡的季节终究是要逝去了。因为一些客观的干扰因素,今年暑期的娱乐环境怕是近十年来最收敛的一年,大银幕的冷与破纪录的高温形成强烈的反差。但人们总是需要一点快乐的东西去刺激自己,哪怕是肤浅的,老电影老歌是相对安全而易得的。

想起最适合夏天的老电影,我脑海里最先想起的就是它,梅丽尔·斯特里普、皮尔斯·布鲁斯南主演的歌舞片《妈妈咪呀!》,14年前上映时曾有不少声音批评它在故事层面的稀碎、幼稚,甚至对于主演亲力而为的歌舞表演不以为然。可是,我在上映那一年看的时候刚好赶上年轻的状态,漂亮的希腊岛屿、漂亮的人、高饱和度的画面,醉人的ABBA金曲,于是就放弃了对故

事的苛刻。这是一个什么故事呢?就是人生苦短不如及时行乐,享受青春,也享受中年,稍纵即逝的情绪都是上天的馈赠,无论忧伤还是欢乐,让细胞积极地舞动,在旋律中呼应,这就是生活。

它在电影版之前已经被百老汇推荐到全世界,一个细想扯淡、甚至傻乎乎的故事,一个前嬉皮士女郎竟然不知道肚子里的孩子,未来的妙龄女儿应该喊哪一位中年男人叫爹,在搞清楚答案之前,她经历了单亲妈妈的艰辛与三位“嫌疑人”再一次拍拖,少年懵懂来不及刹车就已经产生荒唐的结果,这一次妈妈要在孩子的婚礼中找到真正的父亲,结果让人大跌眼镜,一夜风流的遍地狼藉已经难以追索,但她更加确定最爱的男子是谁。

我从来不认为这个故事有什么深

刻的寓意,但之所以念念不忘恰恰是它是纯粹的肤浅,纯粹的不管不顾,ABBA那种释放天性的洗脑旋律,咋咋呼呼的呼唤应该是很多人从来没有做到,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去做的“自我”,艳光四射的舞台皇后,把对性别、身份、人设等等刻板印象都踩进地里,鼓点与舞步催生情感高潮。

中年之后重温此片,我完全有能力,也有资格擅作主张地为当年的肤浅加上时间的滤镜,履历的背书。电影中真正的主角是一群生活中有缺憾的中年人,但是难得他们用歌舞、自嘲消解了这些尴尬,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机会在一个避世的岛屿进行疗愈,在抛开矜持、丢下逻辑的戏剧性里达到肉身与性灵的自洽。

这不是中年人的童话是什么?如果用当今社交平台的标准来看,这些情节无疑是悬浮、扯淡、不足信的,甚

至它处在道德感的薄弱地带,这些当爹妈的怎么可以这样不负责任、体面尽失呢。但是也正因为做过父母,感受过亲密关系、社会关系碾压力的成年人,当然也渴望过哪怕一次短暂的恣意任为,不要觉得“妈妈咪呀!”是孤例,如果有心刷一下短视频,能看到类似微缩版的情景,跳霹雳舞的广场舞阿姨、弹钢琴的焊工大叔、落伍审美却有摄人气场的中年街拍等等,他们与“妈妈咪呀!”的精神内核是热情呼应的。肤浅而快乐的事情倘若没有害人,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冲动,那么它可能在一瞬间成为一个庸人强大、光亮的精神世界,哪怕它可能再次消失,但存在过的意义足以抚慰人心。

钱德勒

媒体人

永远的《妈妈咪呀!》

■情人看剑

功夫巨星随想录

再看《青蛇》,依然震撼。该片的4K修复版去年底在上海让人惊鸿一瞥,CG技术让老片焕发新貌。比如青蛇现形更为细腻逼真,白蛇红妆素裹与满池荷花辉映,煞是好看,也包括赵文卓的脸庞轮廓与身体线条仿佛被刀斧重新雕刻,代表至刚至美的一种人类。但见大红袈裟映衬之下,一条金龙自他背上跃然而出,让人过目难忘,一个史上最具有颠覆性的法海形象再难复刻。也不得不佩服徐克慧眼识英,当年把这位全国武术冠军带至大银幕,法海、黄飞鸿、楚昭南……量身定制各样角色。尽管后来有人说赵文卓并未成为一代功夫巨星,但有法海这个角色留存世间,足矣。

大多数功夫演员没有这样的幸运,比如杨紫琼那部《瞬息全宇宙》里,有个光头亚裔保安,肥硕身躯却也身轻如燕,甚至还牺牲形象,在重点部位打上马赛克卖力演出,承包了大量搞笑戏份。他正是该片的动作指导黎唯,近年负责动作特技的电影还有《尚气与十环传奇》,十年前也是美少年一枚,珠玉暗藏无人识,没想到现在做谐星倒火了一把。

再去忧心于华语功夫动作电影和演员的出路在何方,其实已无必要。《尚气与十环传奇》的另一位动作指导是“成家班”的布拉德利·詹姆斯·艾伦,去年8月去世,在好莱坞留下了《王牌特工》《神奇女侠》《海扁王》等作品。用《一代宗师》里的话来说,其实天下之大,又何止南北,南拳何止北传——如你所见,王牌特工耍伞的动作,当年黄飞鸿电影里也有,足见华语动作片的影响之大,此后又在全球生根开花,与其勉强求全,固步自封,不如放开心胸与眼量,此时此刻该如何看待功夫片的来时路与未来式,也代表了新旧两种心态。在电影《七人乐队》里,洪金宝、袁和平执导的短片,念念不忘的还是那些发家史,还把中式功夫与美式汉堡包对立,难怪被人诟病老了。

最近让人诧异的,还包括李小龙被写进了王德威主编的《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》。从电影和文学文化的立场观看,李小龙为历史留下了什么?香港影评人蒲锋曾梳理过武侠片的发展脉络,认为在中国社会里,武术和武术家的社会地位从来不高,与讲求风雅的高级文化沾不上边,武侠小说不入流,拍武侠片的导演如胡金铨张彻,也多着墨于文士型的侠客侠女。直至李小龙一出,因着经济腾飞、个性解放等时代浪潮,才扭转乾坤,使功夫真正全球化,他也被视为功夫哲学家。

“李小龙的模仿者不计其数,但真正的李小龙只有一个,”关于功夫的精神奥义,的追问与探索,却步履不停。

长凤新

媒体人